

祁致賢著

國語教育

國語日報出版部

祁致賢著

國語教育

劉真題

序言

胡序

我國自秦以來，雖文字統一而語言紛歧，遠國音字母出，則文字讀音趨於一致，千百年之難題，一旦冰解，誠一大快事！

視今日本省國語之通行，足以證明國語教育之績效，亦由此而見往日國語推行之不力，歲月蹉跎，一瞬數十年，未嘗不可惜。

倘能再進而謀言文如何合一，國語教育如何再前進一步，提示規範，使後學者了然於胸中，則其助益豈淺？

祁致賢先生從事國語研究二十餘年，本其心得，作此有系統之綜述，頗多精義，深入淺出，言約易曉，所謂大匠能示人以規矩，拜讀既竟，為之欣然，爰綴數語，以示傾佩。

胡秉正 民國五十年七月三十日於木橋政大

何序

國語教育這個名詞所指的内容，大致說起來，就是國民學校國語科的内容，包括本國語文的聽、說、讀、寫。國語教育的實施，因為時代跟地區的需要，而有不同的重點。在標準語還沒通行的時代或地區，國語教育的實施重點，是推行標準語；在兒童就學率很低，文盲衆多的時代或地區，是推行識字教育。到了標準語已經普遍推行到全國，文盲已經掃除淨盡的時代，國語教育的重點，就是要改良教材教法，來加強教學的效果，提高國民運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

因為國語教育的實施重點，隨時代跟地區而轉移，就有些人把一個時代或地區的實施重點認作國語教育的全部。有人認為推行國語就是「傳習官話，以利商旅」，有人認為國語教育就是教三七個注音符號，這跟「瞎子摸象」所得的認識差不多；後一種認識，更是錯把工具認作目的。

這種錯誤認識的存在，證明從事國語教育的人對於「宣傳」工作做得不夠，連自己是做

甚麼的，都沒能讓人知道。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對一個不關心這件工作的人去宣傳，你就是說破了嘴，他也許聽而不聞；你把工作表給他看，他可能視而不見；所以，從事國語教育的人，只想從實際工作上求得效果，而不想把精力用在「宣傳」方面。可是因此也就難免自己的工作遭遇到阻力。

關於國語教育內容的，過去也曾有許多人寫過不少的文章來說明，不過那些文章的內容多半是對某些問題所發表的片段的意見，沒能把國語教育的內容，目標，以及達到這種目標的具體做法，作一種概括、詳盡的說明。這在我們的工作上，不能說不是一種缺陷。

現在有了祁致賢先生這一本書，可以說彌補了過去我們的工作上的缺陷，足以使誤解國語教育的人，對國語教育的內容得到正確理解；使關心國語教育的人，對國語教育有更深入的認識。假如能由認識而引起更多人的同情和共鳴，那更是我們所希望的。

民國五十年八月一日，何容序於臺北。

國語教育序

王玉川

以往從事於國語教育工作者多半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事家或對於語言文字問題比較有興趣者。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大部份都對於國語教育不大理解，甚至誤解，至少是不感興趣。現在和致賢先生能用教育學的觀點來理解國語教育，而且大聲疾呼用全力來提倡國語教育，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和先生把幾十年來研究教育學理的心得和幾十年來從事實際教育的經驗，都應用到國語教育問題上來，使國語教育的理論奠定了極堅固的基礎。如果這本書能引起教育家們的注意和進一步的合作，那麼國語教育甚有及早成功之望。這又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國語教育」這本書的優點太多了，沒法子一一細說。我現在只能舉出幾個要點來，請讀者去詳讀原書。例如和先生指出現在小學教育的病態：（一）違背三民主義根本精神（二）實際與理論不符（三）教育與生活脫節（四）教育水準日低（五）品格訓練乏微（六）健康教育失調。和先生又指出根本的病因在教材。傳統的國語教材都是用的「就字認字」的辦

法。這種辦法必然違反興趣原理，違反自動原理，違反練習原理。所以祁先生主張徹底改編國語教材。編寫新教材要根據五種原則：①自動原則（內包直接教學原則與嘗試錯誤原則）②類化原則③興趣原則④分佈練習原則⑤語文形式原則（即有限度的部分：語音及句式。無限度的部分為：內容）。祁先生並提倡用「協動教學法」去教新教材。

在民衆教育（掃除文盲）方面，祁先生也指出失敗的根本原因：①教材教法的錯誤②畢業生沒有繼續自學的能力③教育當局沒有繼續教育的安排。祁先生給失學民衆補習班擬了一套課程標準。初級偏重自學工具的獲得和自學能力的培養。高級偏重常識的自學。祁先生又給初級班編了一套新教材。這套新教材的特點：①先教注音符號。用形式會話法教，含有語言訓練的功能。②每一課讀書之前先教一課說話。凡是課本裏邊的生詞都先用直接教學法教會。③讀本課文，字數較多，較有興趣，全部白話注音。生字分熟識字與略識字兩類。熟識字每課八個或九個，用「類聚習寫」及「分佈練習」（習寫）使學生熟記。略識字字數不定，視內容之需要，有多有少，少的只三個，最多的四十幾個，都不勉強學生熟記，但優秀學生可自由學習。

此外，我還打算補充一點兒意見。我以為國語教育的意義應該是：「用最經濟的辦法使我們的兒童或民衆學會最適用的語言文字」。現在我就根據這一個觀點，把國語教育分做幾方面來看：

一、語言和文字

國語包括語言和文字。但是國語是否包括國文呢？是否包括文言文呢？我以為國語教育並不是國文教育，國語只應該包括語言（現代標準語）和紀錄語言的文字，並不包括文言文。

我並不反對人學文言文。尤其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人更應該學文言文。例如研究中國醫藥史的人就必須能讀「雷宗金鑑」，「本草綱目」，等等的書。歐美的史學家爲了研究埃及的歷史不能不研究古代埃及文。何況我們中國人更應該研究自己的歷史，當然也就應該研究我國的文言文。不過研究文言文也只要能了解就夠了，不必浪費時間去學習寫作文言文。胡適先生主張中學生要能作文法通順的文言文。我以為無此必要。發表文章是教現代人看的，並不是教古代人看的，何必用文言發表呢？

至於大多數普通人並不需要都變成史學家。假如他們想知道一點中國的歷史知識，讀一讀史學家的白話著作就夠了。歐美的史學家，有的精通古埃及文，有的精通古希伯來文，古巴比倫文，古希臘文，等等，但是歐美的普通人並不需要研究這些古文。同樣，普通中國人並不需要浪費很多寶貴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去研究文言文。

二、文字難學

中國文字難學是一個極嚴重的事實。它對於中國民族的生存發展已經產生了極不利的影響，例如：①文盲太多②教育水準低。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很有學問很有地位的人硬是閉着眼睛不肯承認這個事實。他們說那是因為教師不好，教材不好，教法不好，政治不好，道德不好，窮，國家窮，人民窮，或其他種種原因，但是絕不承認中國文字有缺點。

三、文盲太多

中國的文盲到底有多少？誰也拿不出一個確實可靠的數字來。從前有人估計為百分之八十。如果全中國的人口估計為四萬萬五千萬，那麼文盲的總數就是三萬萬六千萬。這當然是一個極粗略的估計，並不十分可靠。

不必說全中國，究竟臺灣省有多少文盲呢？內政部有一個數字，教育部也有一個數字，並不一致。新近教育廳又作了一次文盲普查工作。我敢斷定仍然得不到確實的數字。為什麼？因為這次普查，把失學民衆補習班初級畢業的學生，以及類此的民衆都算做非文盲了。試想初級民衆班的畢業生最多只能學會一千多個國字。一千多個國字實在不夠用，不能算做真正的非文盲。初級民衆班畢業生，即使教師用的是新教材新教法，也不過是取得自學的工具（注音符號）及自學的能力（能聽說基本國語及學會一千多個國字）而已。在他們還沒有自學成功以前，是不應該算做真正非文盲而加以統計的。除非我們承認注音符號也可以代替國字用。用注音符號寫的信封，郵局肯給投遞嗎？用注音符號寫的呈文，法院肯受理嗎？用注音符號加雜國字寫的考卷，考試院肯讓及格嗎？因此，這次的普查，結果仍然不會確實的。如果把民衆班以及類似民衆班的畢業生都算做文盲，我恐怕比以前內政部的數字還要大些。實在不必找什麼統計數字，你只要到臺灣的鄉下去看一看，三四十歲的臺灣人有幾個能讀國字的書報呢？除非你承認能讀帶有假名的日本小說的人也算是非文盲。臺灣光復已經十六年了，但是很多臺灣人仍然不能讀國字的書報。你能說這不是因為國字難學嗎？也許有人說，國

語也難學。我敢擔保臺灣人上四個月的民教班（只要教師肯用祁先生的教材及教法），就能學會基本國語。誰能擔保臺灣人上四個月的補習班就能讀新生報呢？國字難學是文盲太多的主要原因，這不是很顯然的嗎？

四、教育水準低

國字是教育上最重要的工具，所以非儘先學會不可。但是國字難學，所以先生學生非特別努力教學不可。兒童受教育的時間有限，用在文字上者越多，用在內容上者就越少。就一節課五十分鐘來說，如果學習文字就佔去了三十分鐘，留給內容的就只剩了二十分鐘。就四年的國民教育來說，學習文字就得三年半的時間，那麼專研究內容的時間就只有半年。這樣的義務教育，在內容方面，當然是很可憐的。

在教科書方面，因為中國的文字困難，中國的教科書比起外國的教科書來，其內容就差得很多了。幾十年前生物學家周建人先生曾經很感慨的說過：「翻開外國的小學自然課本，第一課就是兩三面字，當然都是大字。再看中國的自然科課本，第一課已經悲慘到只剩了一個大字。」

到了民國九年，小學前四年的國文科先一律改為國語科，其他各科也陸續改為語體文。文字的困難的確減少了一部分，因為白話文無論如何比文言文容易得多。但是文字的困難並未完全解除，因為白話文也還是用的國字。國字難學的困難依然存在。當時國語一科主要的目的在學習文字，當然應該注重文字。但是其他各科，屬於常識部門，應該注重內容。不幸因為國字難學，常識課本也變成認字課本。有些人歸罪於教師。實在教師也很為難。新式教育提倡學生自動，上課以前要學生預習，下課以後要學生溫習。試想課本上有文字，文字越多，生字越多。有許多字學生不認識提出來問，教師怎麼能不教呢？如果不教，學生回家以後怎麼能溫習呢？假如不要預習也不要溫習，那要教科書幹什麼呢？

到了民國三十年以後，國立編譯館主編國語常識課本，完全改變作風。常識教材以圖表為主，文字成分減少到最低限度，只剩了一個大綱或幾個標題。文字的困難當然很少了，但是教科書的作用，差不多等於取消了。所以那時候的教科書，雖然名曰國語常識課本，實際上只是國語課本。常識的輸入主要靠教師口授，並不靠教科書。課前既不能預習，課後也不能溫習，缺課更不能補習。所謂自動學習，完全沒那麼回事。現在國語和常識雖然分開了，

但是編法並沒有改變。這樣的教科書怎麼能提高教育水準呢？

在課外參考一方面，日本的一個六歲小學生學會了五十個假名就可以把他費上能說的話全部寫出來，而且馬上能讀很多的兒童讀物。只要書上的話說出來他聽得懂，他讀起來絕對沒有困難。中國的一個六歲的兒童學會了五十個，甚至五百個國字，雖然他能說的話，很多很多，但是他能寫出來的有多少？一個六歲的小孩子能聽懂的話更是成千成萬，但是他能讀的書有多少？兩者一比，恐怕有天淵之別。日本的小學生從一年級起就可以自由閱讀很多有趣的和有用的兒童讀物，四年的工夫當然可以吸收很多的知識。中國的小學生一直到四年級讀起書來還不免時時遇到不認識的字。一切常識只有憑藉語言在課堂上聽老師講，在家裏聽父母說。學生課外參考的能力薄弱，教育水準自然高不起來。

五、最經濟的辦法

所謂「辦法」，並不單指教學的方法，此外教材的編輯，以及語言文字本身的改善，都是。所謂「最經濟」，就是：「用錢最少，用時間最短，用力最小，可是效果最大」。

在教法方面，我們應該根據語言學習心理學應用語言學的新發現，時時改進。用協助

教學法教讀書，用直接教學法教說話，用綜合法教注音符號，等等，都是國語教學改進的一部分。

在教材方面，我十分贊成郭先生的國語教材革命的主張和做法。

在語言文字本身方面，我們也應該而且並不是不可能想辦法的。例如自從胡適之先生倡導以後，由文言而改為白話，中國文字的學習已經經濟了好多。現在更應該遵照▲▲先生的主張，採用注音國字，使注音符號與國字密切合作。那麼，中國文字的學習一定更經濟多了。將來如果再採用趙元任先生與數人會諸先生共同創造出來的國語羅馬字，那時候中國文字的學習就可以達到最經濟的地步了。

六、最適用的語言文字

所謂「最適用」，就是：「表達力最強，使用最方便，學習最容易，而且最能促進語文本身健全的發展」。什麼樣的語言文字才是最適用的呢？我以為最適用的語言文字一定是語文一致的面且是以語言為基礎的。

句語文一致

如果語言是一套，文字另是一套，那一定很不適用。例如嘴上說「狗」，筆下寫「犬」；嘴上說「很好」，筆下寫「甚善」或「甚佳」；嘴上說「您上哪兒去呀？」，筆下寫「君何往？」這樣截然不同的語言和文字，用起來既不方便，學起來也不容易，當然很不適用。

女以語言為基礎

語文一致，本來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以語就文，一個是以文就語。以語就文，就是以文字為基礎。還有不一致的時候，就根據文字去改變語言的說法。以文就語，就是以語言為基礎。還有不一致的時候，就根據語言去改變文字的寫法。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

簡單說起來，以文字為基礎，寫出來的文章比較簡潔。這是它的優點。但是這樣的話，聽起來不容易了解。這是它的缺點。反過來，以語言為基礎，聽起來比較清楚。這是它的優點。可是這樣的文章看起來比較冗贅囉嗦。這又是它的缺點。舉幾個例來看：

①「置石於桌。」這句話，如果只用眼睛去看，實在簡潔可愛。僅僅四個字，就把意思表現得清清楚楚。如果只用耳朵去聽，不但普通老百姓聽不懂，就是精通文言的專家，也聽不出是什麼意思來。即使請一位講究最標準聲音特別宏亮的地道北平人大聲連說三遍也不會

有一個人聽得懂的。

②「把石頭放在桌子上。」這句話，如果只用眼睛去看，實在囉嗦，用了八個字，比上一句多用了十倍，而意思並不多。可是如果用耳朵去聽，那就非常清楚明白。聽起來毫不費力，而且覺得用字不多不少，恰到好處。

③「盜到稻田盜稻。」這是一句半文半白的話。雖然不如純粹文言雅潔，但是看起來，意思總是很明白的。可是聽起來就不行了。如果改為純粹白話「賊到稻子地裏偷稻子去了」，聽了當然可以懂，可是看起來就未免有點兒囉嗦了。

④「復員並不是復原。」這句話可以說是真正的白話。看起來，意思是很清楚的，可是聽起來就不那麼清楚了。

⑤「臺灣的油礦很豐富，但是鉍礦並不豐富。」這句話，也是只能看，不能說不能聽的。

⑥「他得的病是肺炎，並不是肺癌。」幸虧各大醫院的醫生們談到病名，都是用外國語。如果都用中國話，把肺炎聽成肺癌，那實在是很危險的。

⑦「石室史詩施氏，嗜餚，誓食十獅。氏時適市視獅。氏適市時，適十獅適市。氏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試釋是事。」這一段文章，據說是趙元任先生作的。新生報的記者看了說：「很有趣」。趙友培先生看了說：「中國文字從根本上不能變成純音符文字。」居浩然先生看了說：「文字與語言很難完全一致」。這三位先生說的都不錯。這段文章，的確很有趣，的確不能改成拼音文字，的確跟語言有很大的距離。但是我以為這些都不是最要緊的地方。最要緊的地方是：中國文字雖然字形很清楚，但是字音太不清楚。

文字的主要功用，就是靠字形傳達意思。中國文字的字形，既然後清楚，所以多少年來就沒有發生過什麼問題。但是語言是要靠聲音傳達意思的。如果字音不清楚，就沒法子傳達意思。因此中國的語言就不能不淘汰一部分聲音不清楚的字而改用聲音清楚的字。被淘汰的字就變成了文言。被保留的或被改變的，就成了白話。白話裏邊的字並不一定不古。有些很古的字，到現在還活着並沒有死。例如「好」字，在詩經第一章裏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從周朝到現在已經三千多年了，然而「好」字仍然是白話。因此文言並不是古文。